

# 走向可持續及有靈性的社會

據估計，人類的演化歷程已超過五萬年，已等於一個人的初成熟期。在演進過程中，我們繼續犯上痛苦的錯誤。近年的國際社會衝突、世界氣候暖化及能源短缺，與環球金融海嘯就是好的例子。

華爾街的「人為海嘯」引發了一場百年罕見的全球金融危機，問題一浪接一浪，至今真正影響的程度仍難以預測。各經濟大國的巨幅救市及振興經濟措施，包括最近召開的幾次G20集團峰會，成效也仍有待觀察。金融風暴一周年，危機還未過去，筆者嘗試總結有關經驗與教訓作深切的再反思。

這場「災難」除一些如經濟全球化、美國次按與過分借貸、高風險的衍生工具濫發、金融制度失靈、財經媒體與經濟數據的誤導、以及政府監管失效等近因外，更反映出自由市場與企業之間的一些基本問題和缺失。

## 企業市場政府洗心革面

經過幾百年發展，在這個所謂「放任資本主義年代」，工業化社會出現的過度消耗能源、環境破壞、生產過剩浪費、重視短線利潤、管理層過分自私貪婪、貧富差距擴大、誠信道義未落及社會責任的忽視文化與種族衝突及人際間的疏離與隔膜等行為現象，令不少人開始質疑自由市場經濟的價值。

近期的金融海嘯，個人、企業、市場與政府肯定都有責任，整個社會都難辭其咎。除了環球金融危機外，我們也面對環球生態、人際關係和價值等危機。這也使我們重新思考究竟個人、企業、市場、公民組織與政府的功能和關係是什麼？究竟我們要怎樣的一個社會？

一些學者專家已認為，這些逆勢或環球挑戰將在十多年內達致一臨界點關口。如果人類處理這些危機失效，最終會破壞我們共同福祉。我們是否已有這個醒覺或認知？我們可否利用新的科技（特別是生化及通訊）與新的制度機會來將這些危機挑戰轉化為正面的改革能量？我們是否願意選擇邁向一個可持續（sustainable）、滿足（satisfying）與有靈性（soulful）的未來人類社會（即所謂3S）？

我們必須嚴謹地和及時地應付這些新挑戰。有人認為緊隨着「農業革命」及「工業革命」後，人類將進行第三次革命，又稱「生活革命」或「價值革命」。因此，必須將上述逆勢與新機會結合，以構建成熟條件推動突破與轉化。這抉擇將考驗人類的集體醒覺、責任、同情與創造力等無形特徵。

如果我們細看股票交易所內掛牌的上市公司，其

市值與現金流相比，很容易看到就算以一較高的貼現率來計算，一間公司的大部分現值主要來自據估計的未來每股盈利（EPS）。所謂「市場價格」可以在短時間內化為烏有。

但究竟什麼是公司價值？我們應如何界定或衡量一個公司的成功？要衡量一個企業是否成功或有否貢獻，除了要看企業的利潤或回報有多少，還要看非量化或非金錢的目標。

資本主義所帶來的自由令人既愛且恨，它可以為人類製造財富和繁榮，不斷提高我們的生活水平。但一個自由市場的成功，是基於一些基本假設條件和價值。除一些普世價值如尊重私產權、人權、民主、自由、法治等外，企業、市場與政府都要恪守一些管治核心價值包括如自律、誠信、公道、互信、盡責、問責、公平競爭、透明度、長期增值和共贏等。

不過，自由市場或「無形之手」不是無所不能的（不少人已反對以市場為基準的估值方法），政府的干預也不是萬惡。在這個放任的市場環境下，除了呼籲企業要自律及負社會責任外，更要改進政策制度來保障合理的公平公義，以適當的規管以阻止災難的發生。

## 資本主義自我修正

筆者相信，如我們不重視問題的根源與核心，確認和重拾自由市場與企業管治的基本核心價值，各國政府不管投入多少救市的資金與改革金融監管措施，都是短期性質，不能確保歷史不會重演。2002年的美國安然事件（Enron）後，各國不斷加強法例監管，但也不能避免另一場更嚴重的危機。事實上，到目前為止，這些國際金融經營體系的改革仍十分緩慢，未能夠看到實質的變化。

自危機爆發後，不少人已開始挑戰具主導性的美式放任資本主義，究竟會不會走上末路。但筆者相信資本主義制度不會滅亡，也不會由其他經濟制度所取



華爾街的「人為海嘯」引發了一場百年罕見的全球金融危機

（彭博圖片）

代，而只是會進入另一階段的後現代資本主義，或稱「社會市場經濟」（social market economy）。

我們不應敵視商人或嘗試摧毀資本主義。我們相信傳統的資本主義有一優點，就是它有一套內藏的所謂「自我修正功能」，強調理性批判，只要有缺失或危機出現，它就會正視和找出解決方法，破舊立新。我們現需要作出新的「創造性的破壞」，建立一套新的世界秩序，重新平衡自由與責任、競爭與和諧、經濟增長與社會質素等關係，我們必須作深層次的檢討與改革。

事實上，在病態的世界內很難有健康的企業。經濟健康、社會健康及環境健康是息息相關的。過去，企業能賺取最大盈利而未有關注對環境生態與人類關係造成的影響。但現在隨着上述的環球危機，一些企業正轉移到另一個審視其角色的新方法。

除了只注重盈利，愈來愈多公司轉移至三重底線會計，即評核其活動所帶來的經濟生存能力、社會影響及環境後果。這些企業已作新的範式轉移，以喚醒社會及個人對均衡優質生活的追求，並改變企業在投資、採購、生產與營銷的模式。

也有一些國家開始質疑慣用的GDP等經濟數據，筆者也正致力於研究衡量生活品質與社會幸福的新指標，以嘗試重新彰顯生命的意義、責任和願景。

金融海嘯反思系列之一

何順文 澳門大學副校長兼教授

李元莎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商學院助理教授